

親愛的 蘇珊娜蓬草



親愛的蘇珊娜

蓬

草

親愛的蘇珊娜

定價十二元

作者：蓬 草

封面設計：蔡浩泉

出版：素葉出版社

地址：香港上環郵政信箱 33809 號

排字：年豐排字所

印刷：培基印刷公司

地址：香港灣仔船街38號

印數：1—1000

初版：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

目錄

一九七六年

親愛的蘇珊娜	一
雪的日子	五
寂寞的哈門先生	十
人物素描	十五
黑爾城外	二三
別後	二八
威風八面的門房	三三

一九七七年

意眉	三七
三人行	四一

上摩天輪	四六
家書	四九
做文人	五三
巴黎的廁所	五八
街道	六三
飯堂風光	六八
看海去	七三
園	七八
中央公園的星期日	八三
房間	八七
舞	九二
草青人遠	九七
一九七八年	
我的大日曆	一〇一
嚴冬	一〇六

時節	一一一
看大戲	一一六
朋自遠方來	一二一
三題	一二六
廣東話	一三二
戲	一三七
希臘之旅（三篇）	一四二

一九七九年

前夕	一五七
巴黎人	一六三
盧森堡公園的木偶戲	一六八
下雨天	一七二
早晨的來客	一七七
走路的人	一八一

親愛的蘇珊娜

親愛的蘇珊娜，記得兒時我們常作的遊戲嗎？

地不單是地，祇要我們願意，它便是海。白色的床單不單是用來遮蓋床，祇要我們願意，親愛的蘇珊娜，它便是船。我們把罐兒瓶兒放進船中，船在海上輕忽忽移動，而我們所要去的地方永遠是「荷蘭國」，爲甚麼是荷蘭呢？想是那兩個字音韻清亮，我們便愉快的記着了。

那時常是炎熱沉悶的中午，房間裏墜着濃濃的熱氣，但我們在船上在海上，便有滿目的清涼，藍綠的色彩四下裏延展，我們的世界無窮無盡。

親愛的蘇珊娜，如果我沒有記錯，我們的旅程永遠是遙遠和找不着岸，我們從來沒有到過「荷蘭國」，原因是我們實在太缺乏航海知識（甚至許多時不辨方向）。在晴朗湛藍的天空下，我們也可以把船隻弄個團團亂轉，我們全無經驗，且不懂提防，有時祇因爲來了一次無狀的歡笑喧嚷，便跳躍至把船隻弄翻，親愛的蘇珊娜，我們是永遠的旅人，因爲我們太不擅經營，便無可能找到安適的彼岸。

再加上成人的侵擾，親愛的蘇珊娜，我們是多麼害怕！爲甚麼他們的憤怒來得如許容易？這是懷着歡笑的你和我所無法了解的，他們悍然闖進我們的世界，把狂風巨浪帶來，而我們的船隻便宣告沉沒，一個瓶兒丟在大木櫃的底下，一個罐兒滾溜溜滑進了牆角，我惶恐地站起來，看着你瑟縮在長大的身影下，兩手護着頭……。

有一天，我們驚然發覺不能持續「遠航」的遊戲，原因是我們已經長大。白色的船癱伏在床上，我們的海祇不過是斑駁沾着塵泥的地，冰冷，充滿抗拒的意思。成長是教人惶惑的事情，一下子，親愛的蘇珊娜，我們都不知道應該把「夢想」放在那裏，似乎世上沒有一處可以容納它的地方。

二十年的光陰如是過去，我們的心各自蒙上厚厚的污塊，但，親愛的蘇珊娜，我總相信你和我一樣，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忘懷，有些「憧憬」，仍是那麼固執的，天真的並沒有失去。

於是，我們各在一個遙遠的國度，已有許多年了。有時我偶一定神，便會奇怪自己爲甚麼活在這個年代活在這塊地方，我想念你，親愛的蘇珊娜，而對於我們的執着，相信我們均無話可說的了。

祇是每一次收到你的信便難忍滿眶的淚，那悲悽是爲了你說要和我見面，也是爲了一句「好人總是吃虧」。七年來的隔別，親愛的蘇珊娜，我受的苦怎及你那樣深？我是

不需要向任何人負責的，喜怒哀樂祇是極端個人的事，但你卻不能不顧及這許多人，我每想及，便爲你非常非常的害怕。

我這兒冷的時候很長，這幾個月來天更黑得早，才下午四時多，已是昏黯黯的教人難過。現在，窗外全黑了，對街樓房，一個棕髮少年把窗帘拉攏，最後一扇亮着的窗也滅掉，我才想起：是大除夕的晚上，人們，都外出去了。

很沒來由的想起秋天的一個中午，我步過落葉滿徑的小樹林，到達一間古老，美麗的博物館，館外停了幾部汽車，篷蓋上金紅金黃的盛了樹葉。在博物館裏，Chirico 奇詭地誇示着蛋頭人，火紅的馬和博鬥中的古羅馬戰士，而我，在一幅畫前，正正的呆怔了。

畫面呈現的是空闊偌大的房間，地板上竟有一個航海的人，駕着他的舟子在浪濤中划進！親愛的蘇珊娜，那一刻，我所懷有的心情是你好像的吧！我無言看着，看着，海浪聲竟自在耳邊澎湃，於是我極端地想念你，千里外的我的親人。

才省悟這不是我們倆人私有的小小的秘密，船的欸乃，海的蕩漾，風的吹撫，無邊無盡的航程和夢想，實在不單屬於我們。有人的地方，便有遙遠的夢，我和你，親愛的蘇珊娜，只是萬萬人中的兩個。我們一起造着如許的夢，分別是有些人可以很快甦醒，有些卻需要好長好長的一段日子……。

親愛的蘇珊娜，請讓我知道你已快樂了許多，請讓我想像你和陽光一般燦爛的笑容，使我可以分享一點光亮。今夜雖屬寒冷和寂寞，但我會安靜的守候至明天，因為我深切的愛着你，便可以度過苦澀的，漫長的冬夜，至少，當濃重的失意和悲傷再次襲我而來時，我便知道你正以堅執的情意，遙遙地守望着我。親愛的蘇珊娜，我們體內流着相同的血液，當我說祝福我自己時，也便是向你送呈我全部的祝福，願一切均好！

雪的日子

零下三度。

小小的電爐在房間裏辛勤散發稀薄的熱氣，「嗚嗚」地抽動了一整晚後，房間竟然微微溫暖起來，但昨夜不知怎樣又睡不穩了，分明聽到窗外有輕脆物件敲擊玻璃的聲音，我和朋友說：「敢情是下冰雹了？」

把鼻孔埋在五層的毛毡裏，想起從前住過的一間房子，完全沒有暖氣設備，祇管披了大衣坐在床上交互揉手。有一次，忘了把未乾的衣物拿進來，翌日早上發覺它們全結了冰。毛衣奇異地張開手，襪子畢直地站着，我們把這些僵硬可笑的东西放在洗手盤上，看着水珠緩緩流下，衣物徐徐癱軟，我們笑得彎了腰。

那是比現在還要貧窮的日子。

七時五十分了，朋友趕著起床，我懶在床上問：「下雪了？」

朋友揚起一角帘子，「還沒有！」半睡半醒的聲音。

吃早餐時我把窗帘打開，玻璃沿邊堅實地結着一層晶亮的冰，還有乳白的霜！我嘗

試把窗子打開，但它却稜然地給冰封緊了。

一下子相對愕然。

但外面還是沒有雪。天很美，是晶瑩透亮的藍，抹了一脈又一脈的嫣紅。朋友趕快用手指在霜上寫下名字，又畫了一朵花。我記掛窗外的一小杯水，昨夜把它放在那兒，原是渴望會有凝冰，如今想必結冰了，但窗子打不開，無法看到。

儘瞪着滿窗的冰霜，兩人便吃不下早餐。

我說用冰來做燈，朋友說用冰來做雕像，均屬美麗但不長久的故事。

然後，朋友冒着風寒去做工，我也要做工，但祇在下午。

把小電爐挪近身邊，看看書，寫寫字。

輕巧的有甚麼東西落在褐黃的木桌上，像粉碎成小粒的玻璃，原來是窗上的冰遇熱，有些來不及化成水滴便整小片的掉下來，碰在桌子上竟有金屬的聲音。從沒想過室內也有霜降，我伸出手來，撫摸清寒的薄冰。

數小時過後，桌面上便有一灘水漬。

我把水漬抹乾，坐在桌子上，望着大風的曲巷，仍有七、八隻鴿子在躑躅覓食，夜來，牠們棲息在何處？牠們可抵受得嚴峻的冬日？這兒，冷的時候偏又如許長！

×

×

×

×

×

×

翌晨，下雪了，一片白茫茫的雪，蜿蜒的小巷滿浮着白。因是星期天，巷子兩旁停泊了許多汽車，默默讓雪覆蓋着，像深藏了無限的歡愉。我們的窗子仍舊給冰封了，不能打開。

我和朋友均起了相同的念頭：快快梳洗，把自己穿著得又厚又暖，然後下樓喝一大杯沸騰的咖啡，隨着？隨着當然是傻裡傻氣的拍照，乘車子在城市亂逛……。

大衣、帽子、圍巾甚麼的全堆在身上，笨重的跑下七層樓。雪花滿天漫飛，街上行走的人有些撐著雨傘，像在一顆大白菌下走路。不是所有的人均為雪花狂喜，到底他們是活在北部的人，下雪是每年均可以發生的事；祇有我和朋友，從南方來的人，才知悉「珍重」的意思。我們歡欣，因為眼前有雪，因為不能肯定是否仍有機會再看一次，因為知道離開後重來此地恐怕祇屬夢中的懷想。於是，街上最快樂的還是我們二人，但仍要小心翼翼地走路，皮靴下的雪，好冷好滑。

捧着熱騰騰的鮮奶，隔着落地長窗看咖啡館外的雪和行人，突然驚覺自己對大自然的事物，不僅是喜慕，簡直是崇拜了。因是手捧熱奶的緣故，便飛快的聯想起電影中「野孩子」一個鏡頭：野孩子原在森林中長大，讓人捉獲而給與文明教化，但他最大的快樂仍是在困擾的課程後，手捧一碗甘美的清水，站在窗前，遙望漫遠的平原，緩緩把水喝光。旁白說：「這是他最快樂的時候。」電影裏我至愛的便是這一幕。經歷了多方面

的生活，走遍不少奇異地方。如今我已不年輕，且在心中藏了太多的挫折和哀傷，但對我來說，快樂仍是簡單的事物，好像一碗清水，一杯熱奶，春天枝頭茁長的嫩綠新芽，冬日漫天飛舞的雪花，一個親切的笑容，一句真誠的話……。

我和朋友相視而笑，「乘巴士繞城一周吧！」

巴黎有這樣的公共汽車，剛好環着城市一周，我已經乘坐了兩次，但朋友仍未試過，於是兩人走上巴士，貪婪地要看盡城中的雪景了。

雪花下得較稀薄的時候，車子剛好到了南部的一個大公園。中午，有點餓了，我們下車找着一間咖啡館，站在櫃檯旁喝茶和吃麵包。

我們永遠沒有富裕至可以坐下來吃一個大餐的機會，時常是那麼單薄的啃咬三文治和喝一小杯黑咖啡，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便是幸好並非男人，否則要吃兩個，甚至三個三文治那也會費上不少錢，這兒甚麼東西也很貴很貴。但快樂並非是「吃大餐」那麼簡單，我們知道，所以也不過份羨慕。

續乘車子到聖美修區，朋友因事不能陪我，我獨自在熟悉的河岸漫行。沿河的小小舊書攤子，因是下雪的緣故，主人便不來營業，於是它們一個又一個緊關着蓋，成了長長的木盒子，但木盒子覆滿了雪，那便顯得很美麗也很奇怪了。我望下河裏，沒有結冰的跡象。聽人說，塞納河是從來也不會結冰的，不像樹林裏的湖，多日凝冰後，野鴨子

不知該往何處，便傻笨的佇立在湖邊，思索一些爲人類無法知曉的事。

雪已全停，天很清很亮，氣候也不太冷。今夜，我將在小房間裏弄一頓晚飯，我的朋友會在晚上回來。飯後我們會談起日間的雪，還有許多其他的事。在雪中獨自走路是很有意思，但在小房間裏，有一室的溫暖和一個好朋友，是幸福的。

寂寞的哈門先生

哈門先生今年五十八，這是他對我說的，但在起初，他要我猜度他的年齡時，我竟然愚蠢地把我所想的直說出來：「七十？」他便不高興了一大陣子。

有人曾說：忖猜老人家或中年女人的年紀時，應該把所想的年齡至少減十歲。如果那時候我記得這個道理，那麼雖不中亦不遠，而哈門先生也不用這麼難受了。

但才五十八歲的人怎會那麼害怕生病和死亡？他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各式各樣的藥水瓶，玻璃管，各種類的維他命丸，遠看教人以爲他在做科學實驗，而真有許多時候，他覺得成藥還不夠，便自己捧着藥書、理化書來弄藥。幸好我知道他在年青時研讀過理化，所以不致太替他擔心，但總覺得他把瓶兒、管兒弄來弄去的甚爲無聊。

吃飯時他坐在你的對面，鄭而重之的拿出一小瓶藥水，擠幾滴在一杯好好的礦泉水裏，那模樣教人很難受。你呷着自己那一杯水時，便會起了錯覺，以爲自己也在服藥。而他在說話時，往往大量噴出藥味，酸酸霉霉的，你只好立刻停止呼吸，否則對眼前的食物，難免胃口大減。

哈門先生的固執，從他的餐單上可見一斑。他替自己安排了每星期七天的午餐，星期一是火腿和意大利粉，星期二是魚和薯仔，星期三是牛排和薯仔，星期四是鷄湯和飯，星期五是燒雞和意大利粉，星期六是豬排和薯仔，星期天他則到一間中國餐館，吃鴨和「中國沙律」。所以，你只要看他在吃些甚麼，便立時知道那是一星期的第幾天。如果哈門先生在星期二吃了星期一的東西，又或許是牛排和意大利粉竟走在一起，他便會非常非常的不快樂，而致他四週的人也隨着非常非常的不快樂爲止。

沒有人知道爲甚麼他選擇了「王老五」的生涯，他獨個兒居住在一層不大也不小的樓宇裏，沒有甚麼親戚，更差不多完全沒有朋友。每天，祇有一個女孩子來替他做三小時的家務，其中包括弄那些公式化的午餐。哈門先生不是一個刻薄的人，但每每有怪脾氣，教人很難真正的喜歡他。

比方，他因爲已經退休，生活實在無聊，便故意裝出很忙碌的樣子。他使自己忙碌的方法除了配藥外，便是搖電話。爲了買一個畫框，他可以搖電話給巴黎所有的畫框店，問價錢、問尺寸、問欸式，弄個十天八日，說得口沫橫飛，聲嘶力竭。最後，畫框送來了，哈門先生帶着惆悵的神色瞪着它，頗有點後悔不再多搖幾次電話才購買。

有時候，午餐弄好了，熱騰騰的食物誘人地放在桌上，他偏要對煮飯的女孩子說：「我很忙，還要再搖一個電話。」於是你聽着他煞有介事的對着話筒：「喂，這兒是某